

那年冬天 高考中考同一天

文/袁小虎



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早已过去,作为过来人的我们便想起了1977年冬天12月的高考、中考同时进行的那次特殊的考试。几个考生记忆起当时的情景犹如昨日——

某公司董事长汤总说:“我不记得当年的作文是什么?我仅记得当年赶考时迟到了几分钟,别人都紧张地正襟危坐等着开考,我却不紧不慢地窜进考场找座位,监考老师恨铁不成钢地盯着我。”

在重点中学教书的朱老师说:“我写的真人真事,写我初中的语文老师,是萍乡师范下放到农村的,当时‘臭老九’被废物利用,就在公社中学当语文老师。他多才多艺,吹拉弹唱样样行,兼任了学校宣传队的导演和乐手。我在他的悉心指导下,语文成绩成了强项。作文我是朴朴实实的写实文字,洋洋洒洒写了1400多字,弄得监考老师不断给我续稿纸。当时有一位监考老师曾教过我,他说当时看我总不结尾,生怕我完不了试卷,还好在终考铃响起的前几分钟我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。这篇作文赢得了阅卷人的好评,得了90分的高分,这是我考取中专的关键一环。”

“写手”袁大师说:“又逢高考,想起那年冬天考试,作文题《我的好老师》,我写的是一个叫‘徐育苗’的老师,细心培育祖国的幼苗,其中感叹号用了九处;啊!了八下,省略号用了七处……”

据我的回忆,我的高中语文老师管兆升老师执意

要我进入高考考试辅导教室,我却执意进了中专辅导教室,为此管老师还批评了我,说资料都替你找齐了,我还是没依他。

可我想的是考中专,先图个稳跳出“农门”再说,因为我1974年高中毕业三年半以来,经历的艰苦太多了:当过“打鸡队员”,抽调到大队去捉那些吃稻谷的鸡,捉到了把鸡绑着挑在竹竿上,像日本鬼子进村一样。又去建过水库,做的事是抡大铁锤打炮眼,两人打好炮眼叫人量一下按深度计工分,然后由人装炸药炸开岩石。建水口水库时,我们住在土墙房楼上,蚊子成堆,这倒不危及生命,后有一件事现在想起来还后怕,墙上挂一把柴刀,半夜突然掉下来。幸运的是,就砸在我耳边没有砸着头。那些日子挑土拿竹码按码计分,没菜吃了就放一把盐熬米汤淋饭充饥。后来又当工作队员去驻队,一人住在生产队房子里,晚上狂风大作,第二天起来,大樟树折断一根很粗大的树干,砸在距离房子仅一尺的地上。如果砸在房上就必死无疑。

后来我又动了去学木工的念头,走到师傅门口还是返回来了,因为自己在读初中时进了木工班,有点基础,但因为熟左手,是左撇子,难以买到左偏斧头,中钢斧头又不好使,左一个原因,右一个原因,还是没有学这门手艺。1974年下半年,一个媒人说要给我说媒,说有一个

姑娘长得不得了的漂亮,问我同意不同意,我一口回绝了。后来我见了,这姑娘真的很迷人,特别是那双会说话的水灵灵的大眼睛,真的会勾人魂魄。幸亏没有应允,不然守着一朵红杏,不把人惦记死也会要了半条命。

就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,杂七杂八捣弄了一年半后,又被招去当了两年民师,这其中搞了一年“批林批孔”,只在邓小平搞“教育回潮”重视质量时真正学了一点东西。恢复高考复习时间又短,所以我用宜春话说“图稳”,决定报考中专,先考出去再说。我记得当时语文卷就一篇作文,高考作文题是《难忘的时刻》,中考作文题是《我的好老师》,1977年12月3、4日两天,中考与高考同一天进行。中专考试与高考同一时间,又是在冬天,这在全国高考、中考中是绝无仅有的。只是试卷由各省自行命题。我当年考入了宜春师范,在宜春师范时是按师专的教程,老师也是和后来的师专是同一批教师上课,后来因办师专我们便转入高安师范就读。1985年我又进入教育学院就读本科!到师范读书后,听同学们当时推荐选拔排队都排了好几年,我当然是再也排不上号了。

还有很多人回忆当年“冬天的高考”,有的是爬货车才赶到城里考场,有的是第一次进城走错了考场,还有的写完作文忘记写名字……

这真是一幅考场众生相,也是一副考场百骏图!

军旗礼赞

文/王玉美

站在红彤彤的军旗下,眺望1927年8月1日凌晨,南昌城一片寂静,突然,一声枪响,爆发出厮杀的轰鸣,四个多小时的激战,用鲜血书写的《八一起义宣言》,如同当天的朝阳磅礴恢弘。

我仰望着猎猎飘扬的军旗,耳畔回荡着打响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声枪响,这是中国共产党举起的第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,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!那天起义的火炬,点燃了人民军队伟大开端的火种。于是,秋收暴动的呐喊,高举第一面中国工农革命军的军旗,凝固成罗霄山脉红色的风景。

我抚摸着滚烫的军旗。在吴起镇的春天,回眸您从瑞金启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;在咆哮的黄河夏日,感慨您抗日战争的丰功;在南京城的秋风里,感动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英勇;在冬雪飘洒的鸭绿江畔,聆听到抗美援朝胜利的凯歌声……

我高举着血染的军旗。用士兵与将军的赤诚之心,用最神圣的赞词,书写血肉之躯铸就的钢铁长城。在南中国海的曾母暗沙,在西藏的珠穆朗玛峰,在新疆的戈壁沙滩,在白山黑水的边境线上,在每一寸中国的国土上,仰慕“八一”军旗猎猎飘扬的身影。这面走过96载峥嵘岁月的旗帜,把“八一”和五星红旗铭刻在红色之上,远去的记忆在和平的天空上回荡。回望南昌起义的城头,那支悠远的

军歌更加激越、更加铿锵;回望苏维埃的火炬,陕北延安的窑洞,幸福和激动的泪水又一次盈满眼眶;回望井冈山的晚霞,西柏坡的晨曦,猎猎军旗正辉映着耀眼的光芒。

军旗,您是一部史诗。从烽火硝烟的岁月,到民族复兴的今天,飘过了整整96年。铁血军魂,荡气回肠。您为党旗而生,您为国旗而战,您是长江黄河汇聚的滚滚铁流,您是保护人民和平安宁的钢铁长城。在南昌城头,在长征途中,在井冈山上……多少个血雨腥风的日子。在青纱帐中,在铁道线上,在三大战役中……多少个硝烟弥漫的日子里。在青藏、新疆、川藏线上,在三峡工地上,在建设祖国的角角落落……多少个挥汗如雨的白天黑夜。在大兴安岭,在长江两岸,在灾难发生的每一刻……多少个抢险救灾的黑夜白昼。军旗,您就是号角,您就是明灯,您就是人民的子弟兵们力量的源泉。军旗,您一路引领胜利的方向,您用鲜亮的中国红,飞舞的中国红,灿烂夺目的中国红,昭示着人民共和国的尊严和力量!

久经风雨的军旗,飘扬吧!我用我的心,为您写下赞美的诗句;燃烧吧,热血染红的军旗,用我的喉,为您唱响颂扬的旋律;盛开吧,绽满红花的军旗,用我的血,为您浇灌朵朵鲜艳的月季;自豪吧,我们心中的军旗,您就是咱老百姓的保护神!

军旗,就是一面飘扬在庄严军礼下的军魂,耸立起中国武装力量的威猛军礼,举起中国军人的右手,在军旗下向祖国和人民宣誓:誓死捍卫祖国安全,保卫人民安宁,敬礼!用人民卫士的忠诚,让鲜血染成的军旗,永远飘扬在祖国广袤的蓝天之上!

又到栀子花开赴约时

文/雷添亿



栀子花,淡雅的白色,星星点点地藏在灌木丛中,不善言语,不事张扬。她像个掩着脸的邻家小姑娘,好奇地偷瞄着这人世间。

我是从电影《栀子花开》才知晓这样一种不骄不躁的花。她常在毕业季开放,成了离别的象征。高三有次下体育课时,同行的朋友忽然指向路边一丛花,骄傲地说:“你不知道吗?这其实是栀子花。”

“栀子花开呀开,栀子花开呀开……”习习的夏风拂过脸颊,熟悉的旋律就这样闯入我耳中。我脸有些发烫,害臊自己这三年高中生涯临近结束,才注意到每日路过的灌木丛中这抹不起眼的白。她一向安静不语,默默嵌在团团绿叶中,毫不张扬。伴着宜人的清香,朵朵白色的小花瓣在微风的簇拥下轻轻摇曳。恍惚中,我仿佛看见了一位身着白裙的少女,歪着脑袋藏在草丛中冲我微笑。

到了送别一批又一批即将毕业的高三学子的日子,她迸发出积蓄已久的热情,肆意盛开在灿烂阳光下。她以最挺拔的身姿迎接着来者,又用最温柔的微笑送别莘莘学子,只争记忆中一道热烈的情影。

我仍会时不时想起那默默陪伴我长大的栀子花。只可惜没能回到母校重睹她的身姿,但她的芬芳始终缭绕在我的鼻腔中,挥之不去。

唐朝诗人刘禹锡曾这样描写栀子花:“色疑琼树倚,香似玉京来。”在这位大诗人的笔下,栀子花的洁白好比琼玉所雕的仙树,她的芳香也好像从仙都而来,非人间凡物所能比拟。她以娇小玲珑的独特魅力,在历史上留下了独属于自己的篇章。

后来,和同学漫步在六月的校园小道时,我聊起了心底深处的这抹白,这才得知,她因果实像商周青铜酒器“卮”而得名“栀子”。栀子曾被用作黄色染料,还具有清热利湿等作用。但她从不显摆张扬,只静静守望着成长的孩童步入下一个人生阶段。

我不知栀子花何时开,何时谢,但每个毕业季必然能见到她的身影。栀子花恬静地为夏日的炎热送来了一丝流入心田的清凉。也许在某个星光闪烁的夏夜,栀子花守着学子们的约定,会以最绚烂的姿态度过离别时。这是栀子花面对分别的仪式感。她不曾哀叹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,只会微笑着迎接下一场崭新的旅程。